

人工急救

主內親愛的弟兄姊妹們：

平安！89年是美國送人上月球的第廿週年，德州太空總署(NASA)就在我們附近，他們因此好好慶祝了一場，電視台也訪問了當年的太空人和工作人員，有許多已是滿頭白髮的老先生了。

時間過得真快，我還很清楚的記得廿年前阿姆斯壯上月球的時候我在幹啥：那年我仍在初中唸書，家住台灣北投大屯山下，剛開始和我的啓蒙老師施爺爺學小提琴，拉得吱吱嘎嘎地，當時我家還沒有電視機，但鄰居的電視總是很響（不知是否和我每天練琴有關係！）因此我可以聽見登陸月球的實況轉播，還記得我趴在窗前桌上抄譜子，正快抄完了，聽見他們登陸成功，我好興奮，就用自己的認為最工整的字在旁邊提上日期、寫下「登月時成」四個字，去年回台灣在家整理舊書時翻出那份譜子，覺得好滑稽。所抄的譜子是莫索斯基的小夜曲，我至今也沒有學會它！

誰也預料不到人生廿年能有多少變化，廿年前的

窗外是家父種的花，爬了一架子，把屋內遮得陰陰地，我每天看看小花園裏有沒有落腳的麻雀，好用彈弓打它；那時美國在地球的另一邊，太空總署在科學幻境裏。廿年後的窗外是敞亮的墨西哥灣，我每天拉開窗簾看看天空是什麼樣式、海水是什麼顏色，如今大屯山在地球的另一邊，太空總署是教會弟兄上班的地方。廿年前我就只想當小提琴家，施爺爺常操着他軟軟的上海腔對我說：「說不定你將來比馬思聰拉得還要好！」我的心就隨着他煙斗的煙一同向斗室的窗外飛；如今我却羨慕服事基督。

所羅門王在聖經中說：「一生的開端，和幼年之時，都是虛空的。」站在人生的中途向兩頭看，這種「記得當時年紀小」的虛空，並不難體會，也很容易一笑置之，但瞻望人生的另一頭，就嚴肅多了，多數人並不知道今生之後等著我們的是什麼，就算知道，也無法預計它什麼時候來。

醫院可能是最容易觀察到人生另一頭的地方，內子慧敏在內科病房見習時，就能看見許多走到人生盡頭的人。對於重病患，美國的醫院少不了要問一個問題：「萬一時候到了，您還要不要人工急救？」意思就是說：我們的醫學還不夠進步，您的病醫生是沒有把握治了，不過可能用機器把您的心臟、呼吸、甚至腦波救一部份回來，您要不要呢？病人若說不要，醫

生就在病歷上註明「NO CODE」，到時候就隨他去了。被問的病人總是說「不要」的，我想等輪到你我，答案也是一樣。

「CODE」就是緊急呼救的意思，每週總能遇見幾次，您在醫院走廊裏若聽到有人大喊：「Code! Code!」最好就趕緊靠牆邊站，因為立刻有大批的醫生、護士會像失了火似地由四面八方衝過來，又有人急忙推過一個上了鎖的小紅車，往病房跑去，車裏裝滿了各樣救急用品和興奮藥劑；每動員一次「Code」、開一次小紅車的鎖，基本費就是七百美金，可不是鬧著玩的！

除非身歷其境，我們很難體會一個病人簽署這「NO CODE」是什麼滋味，我猜想至少有兩種心情，頭一種是「no hope」，或者說「no choice」，歹活不如好死，拖在那兒何益？死就死吧！可是當我們這樣選擇的時候，其實是在下一個很大的賭注，不錯，好好活著當然要強過作個植物人，但「歹活」真的不如「好死」嗎？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且有審判」、「在那裏蟲是不死的、火是不滅的，因為必用火當鹽、醃各人」……聖經上這些話在現代人的心中沒有分量，不然多數人曾寧可在冷氣病房裏多呆幾天，也不願輕易死去，您若領教過德州夏天的大太陽，就知道那怕只在屋裏多呆一分鐘，也是好的。然而每當提起這個問題，

我們總少不了要挨罵：「傳洋教的，盡用天堂地獄唬人！」基督徒真是難做人哪！怪不得保羅要說：「如今我將真理告訴你們，就成了你們的仇敵嗎？」

第二種心情是「no regret」，保羅離世的時候說：「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。」又說：「死啊，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裏？死啊，你的毒鉤在那裏？」照聖經的榜樣，顯然有一種人生，是沒有後悔的人生，有一條道路，是死亡不能湮沒的道路，有一類人活著，被世人看為枉費，在神却看為最美；死亡對於他們，不是無可耐何地終結，而是最大的釋放、也是榮耀的起頭。

最近讀了幾遍有關「死亡經驗」的見證，據說在離開身體之後，主會在一時之間把我們一生的經歷重演出來，並要我們作一個評價（你只為自己活嗎？等等）；今夜主若接我去，回頭看看過去這廿年，除了「主啊，憐憫我！」而外，還真是無話可答呢！願主幫助我們預備那終要來的「NO CODE」！

主內

永輝 敬上

「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時、就要面對面了。」——林後十三章12節